

从元杂剧看古代出行风俗

朱江勇 吴艳

内容摘要: 中国戏曲是俗文学的一种, 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, 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、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,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代社会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文章从元杂剧文本出发, 着重从出行风俗的行装和盘缠的筹集、钱行与赠别、旅途住宿三方面来探讨元杂剧体现的古代出行风俗。

关键词: 元杂剧 古代 出行风俗

中国戏曲早被学术界认定为“俗文学”的一种, 是俗文学研究的对象。吕天成认为戏曲“描画世情”, 并且“质朴而不以为俚, 肤浅而不为疏”。^{[1] P.209}郑振铎也认为像小说、戏曲、变文、弹词之类, 都要归到“俗文学”的范围里去。^{[2] P.1}台湾学者唐文标也视戏曲为“民间艺术”、“平民文化”、“俗文学”, 认为“中国戏曲确为民间产物, 为民间所爱好, 也在民间自我成长, 其精神和传统长存在民间。”^{[3] P.138}

正因为中国戏曲是俗文学, 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, 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、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,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代社会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对元杂剧民俗文化研究也随着学者们的认识受到重视, 但是学者们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婚俗、节日习俗、游艺和宗教习俗等方面或者重点对几个作品如《百花亭》、《魔合罗》、《岳阳楼》等研究, 在建筑、居住、交通、行旅等方面和其他作品的研究还有欠缺, 给元杂剧民俗文化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。就行旅中的出行风俗而言, 从旅途出发到结束, 有一套很完整的形式, 主要包括择日、行装和盘缠的筹集、祭祖、钱行、旅途住宿、尚早出行、接风洗尘等风俗。本文就从元杂剧文本出发, 着重从出行风俗的行装和盘缠的筹集、钱行与赠别、旅途住宿三方面来探讨元杂剧体现的古代出行风俗。

一、行装和盘缠的筹集

在周代, 就有把为了满足行旅需要的东西称为“装”, 行装就是今天的行李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载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, 并

使勾践称霸中原后,决定隐退江湖;“乃装其轻宝珠玉”和手下的人乘船渡海走了,始终没有返回。古人的行李相对繁琐,由于驿馆与客馆一般不提供铺盖,所以须自备衣被等日常生活用品,其他如油、烛、盐、醋料也要带些,有些还带上刀剑之类,以防不时之需。若是官员出行,行李还要示占牌,使用驿站者,要准备官府的证明或者诸王令旨。行李一般都以便于携带、牢固齐整为原则,范蠡“乃装其轻宝珠玉”的一个轻字就体现了轻便的原则。^[41 P.20]元杂剧中写到读书人的行装通常也很繁杂,包含琴剑书箱铺陈包裹之类,因此古人出行通常还要雇佣强壮的雇夫,官员则还要挑选同行者、从人等。

盘缠在古代有盘费、路费、行费、裹费、足费等叫法。盘缠的构成形式有多种,有银两、铜钱,还有米、绢等物,和当时市场上钱物并行的经济局面相适应。官员的盘缠大多由政府出面,不用自己掏钱,富贵之人,盘缠也充足。对于广大生活艰难的老百姓来说,盘缠是一个大问题,有自筹或者朋友资助等。对知识分子而言,元代是一个心中神圣偶像坍塌的时代,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把他们放逐于生活最底层,与下层人们处于一样的境地。在物质上,元代知识分子极端穷困潦倒,元杂剧很多写赶考的读书人大多数为盘缠发愁,这是当时他们处境造成的,他们对功名的追求体现在作品中。因此,元杂剧中读书人得到亲友赠送盘缠资助去赶考很常见,《山神庙裴度还带》中裴度、《谢金莲诗酒红梨花》中赵汝州、《冻苏秦衣锦还乡》中苏秦、《孟德耀举案齐眉》中梁鸿、《朱太守风雪渔樵记》中朱买臣、《曲江池》中郑元和等等都得到社会上义士或亲友赠送的财物做盘缠,才能顺利实现功名。在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窘迫处境时,也反映了注重友谊、家庭伦理、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人际关系的一大特点,真挚的情谊在离别时得到充分体现。

二、钱行与赠别

古代行旅生活的序幕,往往是由钱行与赠别拉开的。古代道路崎岖,交通工具不发达,人们长途远行,或乘车船、或骑马、或步行。山河层层阻碍、路途种种危险,露宿风餐,跋涉艰难可想而知。亲故分别,再见难期的钱行与赠别成了古代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古代钱行和赠别时,往往要设宴摆酒,因此古人临别的记载和诗、词、曲、赋、散文等作品大多数与酒有关。钱行是与赠别往往是相互结合同时进行的,除了和酒有关,这种分离习俗发展到后来有饯别、送别、赠物、赠言(诗词文)、持金赠行、壮行等习俗,还有如“遥装”、“折柳”不同的形式赠别等,但本质上都是祝福远行者平安之意。

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中钱行场面很大:“韩侯出祖,出宿于屠。显父饯之,清酒百壶。”是古代上层社会钱行的生动写照。《汉书·疏广传》记载,西汉时的疏广、疏受告老还乡时,公卿故旧数百人设酒宴为他们饯行。后世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风俗,很多写离别的作品成为千古绝唱,这些作品把一切内心感情的交流融入酒中,使离别之情更深厚、悲切、动人至深。元杂剧中许多曲子和优秀的离别作品一样,或悲壮、或缠绵、或幽怨;绵绵的离愁、深深的情谊、拳拳的相劝都通过酒作为通情表情之物,把离愁别绪衬托到了极点,成为戏曲中最富有情感、最动人的场面。

《破幽梦孤雁汉宫秋》第三折是这样写送行的:“(驾引文武内官上,云)今日灞桥饯送明妃,却早来到也。(唱)【双调·新水令】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,我则索看昭君图画模样。旧恩金勒短,新恨玉鞭长。本是对金殿鸳鸯,分飞翼,怎承望!(云)您文武百官计议,怎生退了番兵,免明妃和番者。(唱)【驻马听】宰相每商量,大国使还朝多赐赏。早是俺夫妻悒快,小家儿出外也摇装。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凉,共那灞

桥流水添惆怅。偏您不断肠。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。(做下马科)(与旦打悲科)(驾云)左右慢慢唱者,我与明妃饯一杯酒。 [5] P.120)

文中的“摇装”,或作遥装,是我国从南北朝至明代一直流传的风俗。远行者在离家前,选良辰吉日出门,亲友送至江边,被送者上船行一会儿又折回来,另日再正式出发,以求平安之意。“渭城衰柳”正是王维送别诗《送元二使安西》前两句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的化用,“灞桥”即灞陵桥,在长安城东灞水之上,附近有汉文帝陵墓灞陵,是汉唐人折柳赠别之地。“柳”与“留”字音相同,赠柳即表示留客之意;而且柳树容易生长,插柳即可成荫,赠柳也有祝福远客平安的寓意;更有诗意的是,袅袅柳丝,与离别时依依不舍的情绪正相符。 [6] P.381-383)

相爱男女之间离别还经常赠物用以订情,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戏曲作品中男女离别时互相赠送的定情物,往往成为贯穿全剧中心的线索,联系着主人公的命运,在作品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《鸳鸯被》中张瑞卿赶考前与李月莲分别时,李月莲以鸳鸯被相赠,后来张瑞卿得官后寻找李月莲,李月莲已经认不出眼前的张瑞卿,而通过这鸳鸯被使她们终成眷属。以赠言(诗词文)互为赠答很多,《谢天香》中的柳永就是以远行者的身份填词《定风波》一首赠谢天香:(正旦云)妾送你到城外那小酒务儿里,权与你饯行咱!(张千上,云)等我一等。我张千也来送柳先生。(柳云)多有起动了!大姐,我临行做了一首词,词寄〔定风波〕,是商角调,留与大姐表意咱。 [7] P.219)

三、旅途住宿

旅馆是旅行者最为关注的问题,古代称旅馆为逆旅、客舍或宿舍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逆,迎也。关东曰逆,关西曰迎。”旅为“客也。羁旅之臣。”逆旅在我国出现很早,按照潘岳的说法,逆旅远在原始社

会末期就已出现,其依据是:语曰: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。 [8] P.44)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物品交换频繁进行于部落之间,出现了为行旅者提供休息的,不是专门提供食宿的处所,为后来的民间旅馆业奠定了基础。另外,各诸侯国出于外交的需要,开办国宾馆与诸侯馆也出现,国宾馆可分为朝廷经营和诸侯国经营;它是朝聘和会盟的产物,也是朝廷和各诸侯国为接待外交宾客而设置的迎宾馆。 [9] P.45)公办和民间旅馆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旅馆业的发展,成为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
古代戏曲写人们出行往往都会写行人的住宿。住宿很有讲究,要干净、价格合适。《西厢记》开头写张生到蒲津城的住宿:话说间早到城中。这里一座店儿,琴童接下马者!店小二哥那里?(小二上云)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。官人要下呵,俺这里有干净店房。(末云)头房里下,先撒和那马者!小二哥,你来,我问你,这里有甚么闲散心处?名山胜境,福地宝坊皆可。 [10] P.219)文中的“状元店”还带有文化色彩,早在北宋东京就有以赴京赶考仕子为主要对象的“状元楼”,意思是祝仕子们高中状元。

除了住旅店之外,古人出行还可以住驿站和住寺庙、道观等场所。前者大多为官员和公务人员服务,后者通常是下层人物的去处。杨显之的《潇湘雨》临江驿同时接待避雨的廉访大人翠鸾的父亲张天觉,翠鸾和押送她的解差,还有寻找翠鸾的翠鸾义父崔文远,就在这个馆驿,翠鸾和失散已久的父亲张天觉重逢。《西厢记》中张生后来从客店搬到普救寺住宿,为演绎千古绝唱的爱情故事奠定了基础,普救寺至今还是人们所敬仰的爱情圣地。如果行旅错过了旅店、寺庙、道观等场所,想投宿于村落人家,那么一般都会遭到拒绝,主要是村落出于安全防盗方面的考虑。

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古代很多出行者投宿于妓院,在戏曲里描写书生与妓

女的爱情戏中尤为常见。书生到妓院去嫖妓投宿,与妓女产生真挚感情,取得功名后回来拯救相爱的风尘女子。元杂剧《谢天香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玉梳记》、《金线池》、《云窗梦》等“士妓之恋”的作品关注文人与妓女感情、人生和命运,成为中国古代戏曲中“青楼剧”和“赶考戏”的代表作品。社会风气也是古人去妓院投宿的原因,以唐代参加科举的举子们为例,这些来自全国各地读书人的精英分子聚集到长安,他们在“春闱前后,都以青楼为处所,享受安逸的生活”。^[11]从南戏《张协状元》第二十四出一举子向张协介绍住宿情况:“(丑)此处龙床。廊下若江中之水,非一源之流。这里便是行馆。(生)奇哉!(末)尊兄,你看茶坊济楚,楼上宽疏。门前有食店酒楼,隔壁有浴堂米铺,才出门前便是试院,要闹却是棚栏,左壁厢角奴鸳鸯楼,右壁厢散妓花柳市。此处安泊,尽自不妨。”^[12]我们可以推断,古代的青楼很多就在试院的对面或附近。

通过对元杂剧中行旅出行风俗的考察,我们不难发现戏曲是以艺术化、生活化的方式,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人们成熟完备的行旅风俗。这些行旅风俗与元代以前和之后基本一致,从这里可以证明以蒙古族游牧文化主导中原的元代,在文化上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冲突过程中融合的历史事实。元杂剧作为“俗文学”,带有浓厚的民俗化色彩,是我们了解古代人们风俗生活的活动画卷,更是古代风俗研究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,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

值,我们应该予以重视。另外,从风俗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戏曲,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性、民族性和多样性,为研究中国戏曲文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吕天成.曲品[A].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(六)[C]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9.
 - [2]郑振铎.中国俗文学史[M].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.
 - [3]唐文标.中国古代戏剧史[M]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5.
 - [4]王子今.中国古代行旅生活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,1996.
 - [5]王季思.全元戏曲(第二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
 - [6]李斌城.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.
 - [7]王季思.全元戏曲(第一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
 - [8]王淑良.中国古代旅游史[M].北京:旅游教育出版社,1998.
 - [9]王淑良.中国古代旅游史[M].北京:旅游教育出版社,1998.
 - [10]王季思.全元戏曲(第二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
 - [11]康莉莉.唐代小说文士与青楼女子题材繁盛原因初探[J].安徽文学,2007(5).
 - [12]王季思.全元戏曲(第九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
- (作者单位:1、厦门大学中文系,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;2、江西师范大学)

责任编辑 刘勤